



□阿 甲

## 不动之心 ——《生长的生命线》编辑手记

古希腊哲人芝诺曾将时间比喻为飞奔的箭镞，它一往无前。而在每个具体固定的时间刻度上，它又是静止不动的。二十年里，当我们亲眼目睹了青藏铁路的飞速发展及其带来的巨大社会效能时，感觉这个关于时间的比喻是如此的恰切：铁路线不断向前延伸，时间不断向前迈进，而在每一个重要的节点，是每一位天路守护者的“不动之心”在地球第三极确保了它的安全和畅通。

十年前，我和冯文超兄陪同中国铁路文联青藏线采访团到过许多站点，印象深刻的是去采访参加过青藏铁路一期建设和青藏线关角隧道养护的老铁道兵、养路工张生林时，看见他家的博古架中央摆放着一截一寸宽的60#钢轨，这位入伍之后参加了青藏铁路一期建设攻坚战，入路之后又看护了半生铁路安全的老铁道兵，让人肃然起敬，那一节钢轨挺立着，闪烁着坚硬而质朴的光泽，感觉好几代人的力量都在上面凝聚着。目睹过自己战友曾经倒在打通关角隧道鏖战中的铁道兵，才真正懂得那一寸之轨的分量，参与过三十多年风里雪里防沙除冰护路的老铁路人，才真正懂得那一寸之轨的分量，那是整整一代人藏在胸间的“不动之心”。

二十年前，当我和达布逊养路工区工长的手握在一起时，又握住了那份沉甸甸的情怀。这位援青二代，参加铁路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长时间的旷野户外工作让这位后来的“火车头奖章”获得者已经不喜欢说话了，一种荒原生活的影迹深深地留在了他身上。他迟重地谈起工区客室里漂着的老鼠尸体；迟重地谈起蒙尘的吉他和年轻时就已经考上了的古典吉他伴奏证；迟重地谈起通信相恋三年后，放弃了四川的工作追到青藏线苦寒之头来的妻子。谈起他最“难心”的一些时刻：由于是工长，基本上每年都在工区过年，每年他都要求留守的值班人员，把妻子孩子一起接到工区过年。达布逊是个小站，客车不停，他总是开着工区的拖拉机赶到察尔汗车站去接站。那些家属和孩子们坐在拖拉机的拖厢里，沿着荒原大地上标尺一样的铁道驶向天边的暮色。孩子们由于新鲜好奇在车厢里兴奋跳跃，他们不知道母亲们压在心头翻滚的情感，一群人奔向荒原小站上三排平房里的“年”。一位工长的哽咽是那“不动之心”。

青藏铁路建设运营是举世瞩目的大工程，它的背后是好几代筑路人的汗水和两万多名铁路职工的坚守。海拔高，气压低，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恶劣，对每一位职工都是一种考验。在技术专家们解决了筑路难题之后，是几十年里青藏铁路人与严酷自然环境的角力，是风沙、雨雪、高寒、缺氧环境里扎下根立住脚的壮举。青藏铁路的发展参与了新时代社会发展的 大势，也完成了自身从低速向高速、从既有线到电气化双线、从艰苦创业到全新现代化装备的全面跃进。每一位铁路人都亲历了这种跨越发展。当作家们的笔触真正伸向每一位具体的青藏铁

路人时，他无时无刻感受到的就是那朴素的“不动之心”。

这本书便是这一机缘下的产物。

每一片土壤都会长出适合于它的物种。铁路文学也是，它有着行业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但也有着自身的一种气质，工业文明和大行业造就的一种气质。这是一个零散的，最初凭依着兰州铁路局的《驼铃》，西宁铁路分局的《江河源头》，凭依着《青藏铁道报》《青藏铁路文艺》《中国铁路文艺》逐步成长聚集起来的群体，后来他们在省级乃至国家级的报刊上逐步崭露头角，作品发表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青海湖》《飞天》《西藏文学》《山东文学》《长江文艺》《散文》《星星》《芳草》……乃至《人民文学》《诗刊》《小说选刊》，部分作者已经在行业内外有了一定影响力。从五零后的冯文超，六零后的贾文清、薛红信、梅尔、铁万钢，七零后的宋军虎、李国琪、王华、权翠芳、罗洪等人，以自己笔下的生活，以独具特色的作品讲述着“天路”故事、书写着“天路”人物，呈现着青藏铁路精神。当青海人民出版社准备编辑出版一本关于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的纪实文集时，我感到这个比较松散的文学创作群体已逐步成熟，青藏铁路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孕育培养出了自己的作家群体。为了保证作品质量，我和出版社的责编老师首先考虑，这本书要全面反映青藏铁路主要行车部门职工真实的生活以及几十年里的发展变化，经过前期沟通，我们邀请了冯文超、贾文清、薛红信、梅尔、宋军虎、王华、权翠芳、罗洪八位作者加入了创作队伍，他们中有五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着丰富的文学写作经验，恰好也都从事着或曾从事过不同的铁路工作岗位，基本涵盖了铁路车、机、工、辆等主要行车部门以及报社和曾经的铁路医院。作者们整理资料，根据最初确定的“以纪实类的散文作品为主”的宗旨，完成了本书的创作。他们以诚挚的文字，留下了反映青藏铁路职工工作和生活发展变化的珍贵剪影。

本书的选编过程，也是一次次感动我的过程。青藏铁路全线贯通20年，一期工程已开通运营四十多年，留下来许许多多的感人场景，我们一步步看着这条路不断提速增效；看着二期工程格拉段全线贯通，穿越无人区到达西藏拉萨；看着它不断进行电气化双线改造，“复兴号”开到了格尔木；各站区职工生活条件全面提升……回首来时路，每一位平凡的青藏铁路人都参与了不平凡的铁路发展历程，有些人将青春献给了这条路，有些两代人的荣辱与共都系在了这条路上，有些人永远地留在了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一个时间节点。他们欢笑过，他们哭过，他们挺过难耐的时刻，但他们将爱恨都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他们已永远地与一条世界屋脊之上的奇迹之路长在一起，血肉相连，休戚与共。作家们的书写只是触及了铁路生活的一部分，更多的属于铁路职业的艰辛而又荣耀的时刻，还需要被书写之笔照耀、唤醒，从文字中复活，从作家们的笔下显形，成为燃烧的精神之火。

天路日新，继精维续。



□冯文超

## 青藏线的春天（节选）

春天在青藏铁路线，确实是姗姗来迟。从地形上讲，春天有如受热上升的气流，先从沿海、内地，慢慢升上高原。在江南，二月被称作早春，三月已是暮春，草长莺飞。而处于地球第三极的柴达木盆地的青藏铁路沿线，似乎还在冬眠，漫漫戈壁滩上一片孤寂，阵阵寒风拂过枯黄干透簌簌作响的芨芨草、骆驼草，卷起沙土石粒，遮天蔽日。

到五月初，内地早已是绿色繁茂，燥热有加，颇有夏天味道了。这时的青藏铁路沿线才如初发育的少女，突然有了些美妙的变化。首先是风，由粗粝寒冷变得细腻柔软。戈壁滩上的枯草根部突然蹿出嫩芽，像绿色的星星，珍贵又美丽，望着叫人心生欢喜，有如少女第一次赴约的春风。草滩里的季节河，曾冻得如奶油般洁白丰腴，东一摊西一摊的，现在都融破了，清凌凌如羊羔清澈的眼睛，仰望着蔚蓝深远的天空。无数吃饱草籽的百灵鸟成群结队飞来饮水，它们被雪水召唤，噢，一年一度的青藏铁路的春天终于来了。

从蔚蓝如镜的青海湖到巍峨苍莽的昆仑山脚下，处处春意流动。

□薛红信

## 缝被子（节选）

食堂里有乒乓球桌子，在那缝被子再好不过了，不用弯腰，站着缝一圈就能完工。原本想得挺美，可实际操作起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以前见母亲缝过，可身为男孩子的我却从未专心看过，母亲也没教过怎么缝，现在只能回想母亲的动作和样子，照猫画虎地缝了。先把被子里铺在桌上，再把网套摊在上面，铺平摊展，最上面铺上被面，把四周的被里合起来，把网套包严实，穿针引线，再把线合成双股后，绕着被子缝上一周，心想这穿一次线，就把被子缝完了。没想到一针缝下去，拉线过来，要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把线拉紧了，才把第一针缝好。缝第二针时，线就绕成了一疙瘩，我又开始解疙瘩，第三针和第二针一

诠释了“青藏铁路精神”的滚烫内核。

本期“江河源”副刊特推出专版，精选书中三位作者的优秀作品，同步刊发编辑手记与读后感。愿读者透过这些饱含生命温度的文字，回望青藏铁路峥嵘岁月，致敬默默奉献的铁路守护者，读懂这条扎根雪域、生长不息、守望不止的高原生命线。

在这条铁路线周边，分布着许多线路养护工区和小站，还有小小的给水所，承担着水电供应的工作。它们有的在戈壁滩上，有的藏在在大山的褶皱里。若这条铁路是一条藤蔓，那么沿线工区、小站就是它长出的叶子，而给水所是更小的叶子，它小得有的只有一个人在工作。人，再艰苦也能克服，而寂寞却难挨。这大概由于人生来就是需要群聚和语言交流的。在这条铁路线有个叫洛北的区间给水所，守护在那里的是个小伙子，为了排解寂寞，他时时走近水桶，用手弹一弹，听它发出清脆的回音觉得全身舒服，仿佛有人跟他说话、交流。亲爱的朋友，现在严冬已卸去盔甲，明媚的春光来了，你一定会跑出那只有几平方米的小房子，用眼睛捕捉喜悅，看那荒草中的绿色如何慢慢为大地染色。

这条铁路西端的察尔汗盐湖，是盐的世界，一座座堆起的盐山像无数雪峰，其储量足够全地球的人吃一千年。这里的房子建筑在盐田上，院墙也是一块块天长日久风化的黑盐块堆垒而成。小小的火车站站台上，堆满了圆鼓鼓的纤维袋，里边装的也是发往全国各地的盐。后来，随着盐湖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来察尔汗小站的人多了起来，每天都有上下行的旅客列车经过。每逢列车停靠，小站和线路工区的小伙子就聚到站台上。车厢是个小世界，旅客们在这个季节除去臃肿的冬衣，穿着清爽利落，感受春天。特别是看见姑娘们轻柔的笑靥和列车平稳驶出他们精心养护的盐湖铁路时，他们的心情也像掠过春天的和风。

这条铁路上有三个大本营——格尔木、德令哈、柯柯地区。这里条件稍好一些，它们邻近西部小城市和县城，盖起了大片的住宅楼，还有医院、托儿所、液化气站等，栽种了大片的杨柳树。守护在这条天路的铁路职工，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不少退休老工人适应了这里高寒缺氧的地域气候，退休回到内地，反而出现“氧中毒”现象，最后只能重新回到这个地方。

又一个春天到了，青藏铁路人又扛

锹荷锄，栽种下一株株耐寒、生命力强的杨柳树。待到五月中旬，树木爆芽吐苞，等树叶舒展开，高原便进入轰轰烈烈的夏季了。青藏铁路线的春天，虽短暂却是“后天下之乐而乐”啊！

样，如此反复，一床被子从中午一直缝到了下午，一头汗，腰还疼得不行。来做晚饭的徐师傅进门，看我笨手笨脚的样子，笑着说，傻小子，你咋这么笨？你把线放短点，缝一边就穿一次线，缝起来线就不抖动，不结疙瘩了。对呀，真的笨死了。把结了疙瘩的线剪断，用短线缝，果然如徐师傅说的，顺利多了，缝完四周，又在被子中间缝了两道线，这样一床被子就缝好了。

这是那时候生活中并不起眼的小事，我却记忆犹新，毕竟在没有被套用的岁月里，我学会了缝被子，对自己、工友及家庭都有帮助，感谢那段岁月的磨练，让我一个大大男人，学会了提针拿线，补衣缀扣，以及生活中的缝缝补补。

这一次，不管我有没有走车的经验，我都要去看卧铺车厢。因为进藏列车上卧铺多，硬座少。硬座车厢是一人看一节，而卧铺车厢，一名列车员要看守两节车厢。

我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卧铺车厢该做哪些工作。好在我的对班很热情，她耐心地给我讲了一些操作规程。我依照她的讲解，在开车前把每个格里的暖水瓶灌满，把保洁员已经铺得很平展的卧具再抚平一些。

车开始放行了。我也学着别的列车员的样子，挂好顺号牌、安全警示带，车门口放上渡板和印着“欢迎光临”字样的红色塑料垫，车门扶手搭着雪白的毛巾，开始迎接旅客上车。

进藏列车不能超员，所以车门口也没有太多旅客，但旅客依旧是急不可耐的样子，一进站台就开始跑起来。我站在车门口接票验票，把那些跑得满头大汗的旅客往里扶一扶。我心想，干工作，我一定要干得认真真真。

然而，一名奔跑而来的旅客瞬间打破了我的美好愿望。他把票噙在嘴上，直冲冲地就往里闯。我拉住他，要验票。他就不高兴了，意思是票在嘴上噙着，你还看不见吗？我解释说，还要看车次和车厢号，以免上错车。他受了侮辱一般叫起来：你们也太吹毛求疵了吧？也太低估人的智商了吧？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我无语，挥手请他上车。没想到，车门口的渡板碰到了他的脚，他大怒，飞起一脚把渡板踢到了车体底下：什么破玩意儿。

我也有点生气，上去拉他，没想到他轻轻一甩，就甩开了我，钻进车厢不见了。后面的旅客蜂拥而上，都想赶快上车。我一边生气一边赶紧验票，又担心没有渡板，旅客会失足摔到站台底下，只好用身体挡着，把旅客一个一个地扶上车。

等旅客上得差不多了，我跳下站台，去把渡板捡上来。等我爬上来，对着车窗玻璃照了照，发现头发乱了，衣服也蹭脏了，两只手更是黑乎乎油腻腻的，像刚搬过煤砖。



几代人的出行记忆，见证青藏线数十年变迁。三十七年，“操作过破碎机，开过山，放过炮，干过采石工，跑过老K车，在职工食堂做过饭，直到线路工退休”，岗位几经变动，不变的是对钢轨、戈壁、高原的牵挂。回望来路，无怨无悔，这便是铁路人最朴素的奉献。蒋应梅的文字自带医者温柔，在她的笔下，牧区阿妈娘毛措淳朴热忱，一碗浓稠牦牛酸奶，一袋新鲜黄蘑菇，藏着最纯粹的善意；重病女孩窗前一束马莲花、偷偷摘的刺梅花，撑起荒芜高原生命的希望……铁路职工与当地牧民彼此帮扶、彼此温暖，工区工友同吃同住、分担苦累；风雪中伸手帮助陌生路人，微小善意汇聚成照亮荒原的光。这应该是《生长的生命线》另一层深刻含义：铁路连通地域，人心连通彼此，生命相互滋养，生生不息。

读完十余万字的文字，那条蜿蜒于雪域的铁路不再只是地理线条，而是生长不息、流淌着人间温情的生命长河。这条生长的生命线不仅是带动青海、西藏经济发展的物资生命线，更是精神生命线，钢轨之上，是一个人的青春、家庭、理想，是持续生长的存在，如同树木不断延伸枝干，永远焕发着蓬勃的生机。

□贾文清

## 列车员日记（节选）

我也学着别的列车员的样子，挂好顺号牌、安全警示带，车门口放上渡板和印着“欢迎光临”字样的红色塑料垫，车门扶手搭着雪白的毛巾，开始迎接旅客上车。

进藏列车不能超员，所以车门口也没有太多旅客，但旅客依旧是急不可耐的样子，一进站台就开始跑起来。我站在车门口接票验票，把那些跑得满头大汗的旅客往里扶一扶。我心想，干工作，我一定要干得认真真真。

然而，一名奔跑而来的旅客瞬间打破了我的美好愿望。他把票噙在嘴上，直冲冲地就往里闯。我拉住他，要验票。他就不高兴了，意思是票在嘴上噙着，你还看不见吗？我解释说，还要看车次和车厢号，以免上错车。他受了侮辱一般叫起来：你们也太吹毛求疵了吧？也太低估人的智商了吧？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我无语，挥手请他上车。没想到，车门口的渡板碰到了他的脚，他大怒，飞起一脚把渡板踢到了车体底下：什么破玩意儿。

我也有点生气，上去拉他，没想到他轻轻一甩，就甩开了我，钻进车厢不见了。后面的旅客蜂拥而上，都想赶快上车。我一边生气一边赶紧验票，又担心没有渡板，旅客会失足摔到站台底下，只好用身体挡着，把旅客一个一个地扶上车。

等旅客上得差不多了，我跳下站台，去把渡板捡上来。等我爬上来，对着车窗玻璃照了照，发现头发乱了，衣服也蹭脏了，两只手更是黑乎乎油腻腻的，像刚搬过煤砖。



几代人的出行记忆，见证青藏线数十年变迁。三十七年，“操作过破碎机，开过山，放过炮，干过采石工，跑过老K车，在职工食堂做过饭，直到线路工退休”，岗位几经变动，不变的是对钢轨、戈壁、高原的牵挂。回望来路，无怨无悔，这便是铁路人最朴素的奉献。蒋应梅的文字自带医者温柔，在她的笔下，牧区阿妈娘毛措淳朴热忱，一碗浓稠牦牛酸奶，一袋新鲜黄蘑菇，藏着最纯粹的善意；重病女孩窗前一束马莲花、偷偷摘的刺梅花，撑起荒芜高原生命的希望……铁路职工与当地牧民彼此帮扶、彼此温暖，工区工友同吃同住、分担苦累；风雪中伸手帮助陌生路人，微小善意汇聚成照亮荒原的光。这应该是《生长的生命线》另一层深刻含义：铁路连通地域，人心连通彼此，生命相互滋养，生生不息。

读完十余万字的文字，那条蜿蜒于雪域的铁路不再只是地理线条，而是生长不息、流淌着人间温情的生命长河。这条生长的生命线不仅是带动青海、西藏经济发展的物资生命线，更是精神生命线，钢轨之上，是一个人的青春、家庭、理想，是持续生长的存在，如同树木不断延伸枝干，永远焕发着蓬勃的生机。